



卡迪纳街

◆ 余云

卡迪纳(Catina)街是足够写一本书或拍一部电影的。西贡前世今生的万花筒里,即便不是它当主角的那些断片,背景里也隐隐有它的身影。

1923 年的那张黑白照片,是 2007 年 2 月从街边买来的明信片,它截取的是卡迪纳街中段的路口——殖民地式直角状马路,比右边四层楼大陆饭店(Continental Hotel) 还高的罗望子树下,铸铁街灯细小得如一颗颗白葡萄。脚踏车和两轮人力车驶过街头,穿白衣的人们都戴帽子,白色平顶檐帽或斗笠。

那个艳阳高照的中午我们走在物是人非的街头,为了寻找杜拉斯母亲弹过琴的伊甸影院。伊甸影院太有名了,没问几个人就发现它近在咫尺,可正在改建成商场的架势打消了我们进入的念头。跑到马路对面的大陆饭店回望过来,企图将影院的全貌收进心里,太繁茂的树叶又总遮蔽并不宏伟的建筑。有点法国小镇影院的味道,平缓的墙壁中间耸起的那尖塔,某类老电影院的标志设计。

时光有时是折叠的。1996 年夏,当法国历史学家劳拉为了写《杜拉斯传》来到这里,卡迪纳街听到了她的惊叹:“西贡啊!今天的西贡,胡志明市。老卡迪纳街的末端,一副 20 年代香榭丽舍大道的场景,到处是咖啡馆和卖奢侈品的店铺。”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卡迪纳街其实也和新加坡有关,伊甸影院楼上有泛亚社新加坡分社派驻的办公室,它的记者和老板、常出入西贡和战区采访的陈加昌,和两名受雇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地摄影记者启辉和邱谦诚,就住在近旁的帆船酒店。战场生死一线,就在撤回新加坡的前夕,岑和邱在广治省被火箭炮击中丧命。如今的越战纪念馆,63 名殉职于越战的各国记者照片中,于是有两张新加坡人的面孔。

卡迪纳街的故事太多了,70 多岁的陈加昌常感叹,如果没有战争,新加坡如何与西贡比?可战争与苦难为何就如西贡的宿命。是的,虽说每条街都有自己的往事,但世上不会有多少条马路如卡迪纳街一般浮华得奇异又沧桑得惊人。兴亡阅尽阑干拍遍,隐藏无数秘密的卡迪纳街,自己也化为一缕似真又幻的月色,在一些前尘影事的夜空升起……



西班牙皇家园林 程庸 摄



西班牙街景

西班牙王宫的中国之顶 ◆ 程庸

曾听人说,西班牙人很顽固,只认同自己,不愿接受他国文化。我到达西班牙的几座城市,发现这个国家确实有她“顽固”的理由,西式建筑,古远富贵,大气恢宏,又不乏精雕细琢,很耐细细品味。除了建筑,还有各种流派的油画、雕塑,甚至是斗牛文化,都能给西班牙人带来骄傲与力量。

然而,跑了马德里、巴塞罗那、塔拉哥纳等几座城市,看了不少古迹与博物馆,发现那种“顽固”的评价并不确切。还说建筑,有不少融汇了异国文化的元素,比如在巴塞罗那,最有名的加泰罗尼亚博物馆建筑,融希腊、罗马遗风,又蕴涵阿拉伯文化,甚至还运用了中国建筑元素,如外部的凉亭。如此汇拢各方精华,这座建筑才显得灿烂辉煌。

当然,令我感触至深的,却是马德里王宫,这王宫曾显示西班牙三百年之前称雄一时的威严,外表雄伟壮阔,气度惟我独尊,在这不可一世的宫廷里边,到处陈



西班牙王宫

设着中国艺术品。那时,查理三世执政,中国文化旋风正传遍整个欧洲,查理三世也受影响,特别是在修缮王宫的过程中,汲取中国文化的营养,宫廷里边中国风情最浓郁的一间屋子,名叫“查理三世的起居室”。整个起居室四周置放了几张椅子与桌子,墙面上,全

是罗可可风格带漩涡形花卉墙纸,其花纹基本相似,只起装饰作用,而真正具有表意的图案却在屋顶。屋顶浮雕各类花卉纹饰,明显的巴洛克风格,所有的纹饰旨在衬托屋顶四角的中国图案。图案采用中国传统的开窗技法,中间浮雕八仙人物等纹饰。整个屋顶风格浓艳热烈,中西合璧,且又绿叶配红花,故意突出中国风情。如此装饰风格,在当时很流行。马德里西南边的城市阿兰胡埃斯,那儿有一座皇家行宫,里面竟然具有同样的情景,也把屋顶装饰成中国风情。这两处相似的装饰说明,当时的西班牙,曾热捧中国艺术,把中国元素融会在王宫的建筑中,成了帝王生活环境的一部分,也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证据。

可见,单单看这两处的相同装饰,表明当时的西班牙并不“顽固”,而多呈开放姿态,广泛吸收他国文化的精华,这也许是西班牙骤成强国的原因之一。



吊桥幽韵

◆ 王忠范

飘然流过新加坡河的新加坡河,宛若一条水灵灵的蓝色绸绫,把整个新加坡舞得更加美丽多彩了。说起这钟灵毓秀、自然天成的新加坡河,人们便禁不住向你介绍河上的那座古桥——加无纳吊桥。

黄昏时分,天边的晚霞拼织出玫瑰色图案,夕阳的余晖还在花海林丛闪烁着点点光亮。我们穿过伊丽莎白广场那宽阔的绿地,过小径,登石阶,踏上加无纳吊桥。看一河净水千点碎银涌波,时明时暗;万道漪澜摇浪,忽圆忽碎,霞光中变幻深浅不一的色泽,真有“一道残阳铺水中,半江瑟瑟半江红”之奇美。

新加坡河上的桥梁,数我们脚下的加无纳吊桥最古老最有名气了。这座桥建于 18 世纪中叶,经历了百年风雨后,垂垂老矣。政府组织了几次维修,在保留原色原样的基础上,从桥头到桥面,从灯光到置景,都添加了现代色彩的修饰。高架耸立,黑黑亮亮;铁索越浪,曲线起伏;木桥卧波,荡荡悠悠。整座桥如印象派大师笔下的风景画,既具古朴典雅之美,又含豪华清新之韵。

夜幕悄无声息地落下,顷刻灯火辉映,如繁星环桥,闪闪烁烁,河水也流淌奇妙而多彩的光亮。这时,游人似乎多起来了,却都是慢慢的轻轻的。有人平心垂钓,把竿抛线,其乐悠悠;有人小步徐行,徜徉桥上,似寻觅诗情画意;也有恋人幽会,偎依灯影,甜甜蜜蜜,把吊桥当成鹊桥了……我们几个人走走那看看,油然而生一种幻觉和几许感怀。忽然,一阵二胡声随风传来,婉转悠扬,情深意浓,平静优美的柔弦仿佛在描绘这朦胧而恬静的夜景,悦耳动人。演奏者是位马来人,他说他喜欢中国的二胡,还会拉《二泉映月》《江河水》。他望望大家,蛮有激情地奏起《北京的金山上》。琴曲飞上夜空,又漂在奔流不息的新加坡河的水面上。



寻访卡夫卡故居

◆ 苏浙生

有幸来到卡夫卡的故乡——捷克首都布拉格,我当然绝不会错过寻访其故居的好机会。那天下午,我没有随导游去参观旧皇宫与总统府,而是独自前往宫外寻访一条偏僻小巷:黄金巷。此巷原是 16 世纪宫廷炼金工匠的宿舍,一溜不起眼的低矮小平房,因卡夫卡故居坐落在巷内 22 号而名扬四海。

故居是一间红瓦蓝墙的小屋,墙上有 Kafka 的字样,现已改为卡夫卡书店了。屋内统共一间逼仄的小室,书架环壁而立。这屋子太小了,前后三步,左右五步,除了床桌,放不下任何家具!这屋子太矮了,矮到一伸手就触摸到了天花板!1916 年到 1917 年,卡夫卡就蜷缩在这间压抑窄小的蜗居里写作。据说,那部神秘荒诞而又惊心动魄的《变形记》,就是在这里诞生的。我在故居内徘徊,拍照,又选购了几张印有卡夫卡头像的明信片、书签,才转身而出。门外,来自各国的游客正纷纷对着故居拍照,拍完了的便静静地凝视片刻,然后带着肃穆的神情走进小屋。我忽然想,这间蜗居与相邻的皇宫,其魅力是何等的不同:人们参观巍峨皇宫,只是去赞赏精美华丽的建筑,而朝拜这间陋室,则是来凭吊一颗忧郁与孤独的灵魂。

整条石巷不长,其余的十来间小屋,都是出售手工艺品的小商店,下午 6 时就关门了,唯独 22 号卡夫卡故居一直开到晚上 8 时。

布拉格的卡夫卡故居,还有一处,那是靠近旧城广场的一幢



卡夫卡故居 苏浙生 摄

老楼房,1883 年 7 月 3 日,卡夫卡出生在这儿。大楼外墙拐角处,挂有他的青铜头像,昭示着此楼的“特殊身价”。听说,楼前的小广场也命名为卡夫卡广场了。

现在的卡夫卡,已经成为捷克与布拉格的骄傲。为了顺应世界众多游客对卡夫卡的热爱与向往,这里最近又新建了卡夫卡博物馆。购票入内,还不准拍照。我以为必有



卡夫卡博物馆